臺大中文學報　第二十五期
2006年12月　頁153～198
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

明清科舉八股小題文研究*

侯　美　珍**

提　　要

以往學者對八股文研究不足，對小題尤其陌生，既有的零星論述，多有誤解，彼此間也常見衝突、紛歧，故筆者立足於文獻上重新探究。

本文首先論述小題和截搭題的性質、定義，分析其產生的原因、在考試時防止擬題、剽竊以及使考官易於閱卷等作用。並辨析：小題題目字數是否一定很少？單句題是大題還是小題？小題篇幅是否趨於短小？筆者強調：大、小題的命名，原出於考題用在鄉、會試或用於小試之別，本不以題目字數多寡而分，但視其偏全、難易，因此，單句題可能是大題也可能是小題，小題也可長達數十、數百字。且八股文的字數必須恪遵規定，小題並不具篇幅短小的特色。

關於小題、截搭題產生的年代，學者眾說紛紜。筆者據文獻推論：在成化之際，小試中已有出小題的趨向，成化、弘治時，小題名家開始出現，萬曆時小題臻於極盛，而截搭題應在萬曆年間小題極盛時產生。

關鍵詞：明清科舉、八股文、小題、截搭題、大題

本文於95.09.07收稿，95.12.03審查通過。
＊本文獲得九十五年度行政院國科會專題計畫補助，特此致謝。
＊＊臺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A Study on the *Xiaoti* Version of the Eight-Legged Essay Test in Ming-Qing Imperial Examinations

Ho, Mei-chen*

Abstract

Among scholars of the Ming-Qing imperial examinations, not much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subject of the eight-legged essay, much less to the issues related to *xiaoti* (small version of the eight-legged essay test). Indeed, the existing scholarship on *xiaoti* is at best fragmented; at worst, it is marked by instances of misunderstanding and conflicting accounts. In this paper I propose to re-open the study of *xiaoti*. I discuss the nature and content of *xiaoti*, as well as that of *jiedati* (test on fragmented texts taken from the classics). In addition, I analyze the factors which gave rise to the appearance of *xiaoti* and *jiedati*, and explain their advantages in preventing *niti* (guessing the test questions beforehand) and plagiarism, as well as in making the grading process easier. In particular, I focus on the following questions: Was it necessary that the tests of *xiaoti* contained shorter statements than the normal *dati* (big version)? As to the tests which contained merely a single-sentence statement (*danjuti*), did they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*xiaoti*, or that of *dati*? Finally, did the tests of *xiaoti* actually

* Associate Professor,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,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.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display the tendency of having shortened statements? My basic contention is that the naming of *dati* and *xiaoti* actually originated from the ranking of different levels of examinations — provincial, metropolitan, and county examinations — where the tests took place. In other words, as far as the content of the test was concerned,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*dati* and *xiaoti* was not determined by its length, but by its comprehensiveness and complexity. As to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*xiaoti*, I suggest that it be dated to the Ming Chenghua reign (1465-1487), during which more and more of the county examinations were inclined to adopt the formulation of *xiaoti*. From then on and through the Hongzhi reign (1488-1505), notable experts on *xiaoti* began to arrive on the scene. As the popularity of *xiaoti* reached its climax in the Wanli reign (1573-1620), it also facilitated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*jiedati*.

Keywords: Ming-Qing imperial examinations, Eight-legged essay, *xiaoti*, *jiedati*, *dati*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臺灣大學學術
期刊資料庫

明清科舉八股小題文研究

侯　美　珍

一、前　　言

明清科舉取士，以經書文句爲題的經義，是最獲重視也是中式與否的關鍵。[1] 據顧炎武 (1613-1682)，經義文於明憲宗成化以後定型，即流俗所謂之八股文，[2] 八股文有諸多別名，如：「八比」、「制藝（義）」、「時藝（義）」、「近藝（義）」、「經藝（義）」、「舉業」、「時文」等。明初「三途並用：薦舉一途，進士、舉、貢一途，吏員一途」，後制科日盛，[3] 一般士人有志進取，端賴科舉一途，正如于永清 (…1583-1600…) 所言：「即有修由、夷之行，挾伊、呂之才，負孔、孟之道，懷管、葛之略，寧渠能離此業而取進賢冠乎？」[4] 科目取士既重制藝，所以童子自幼能讀書、寫字，即開始閱讀、練習寫作八股。當時衆人耳熟能詳的文體，在清末廢除八股文取士

---

1 參筆者：〈明清科舉取士「重首場」現象的探討〉，《臺大中文學報》第 23 期（2005 年 12 月），頁 277-322。

2 清・顧炎武：〈試文格式〉，《原抄本日知錄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9 年 4 月），卷 19，頁 479-480。

3 清・龍文彬：《明會要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 年 11 月），卷 47，頁 898。

4 明・于永清：〈近科衡文錄序〉，收入於《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・集部》（七）（臺北：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印，1994 年 4 月），頁 221。文署「萬曆庚子」，即萬曆二十八年 (1600)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後，今人轉爲陌生，種種因素的隔閡，使今日學者從事八股文的研究頗爲困難，[5]加上清末對八股嚴厲的抨擊，民初以來，仍以八股是亡國之禍害，延續著負面的印象，「要不是全然無視於這種文體的存在，就是用最不經意的介紹，來予以最大的輕蔑」，[6]也因此，較乏豐富的研究成果作爲吾人認識的立足點。由是之故，在論及八股時，就容易流於空泛無據的謾罵，或出現動輒失察的錯誤。

科舉鄉、會試出題，常用題意冠冕、題目完整的大題。而童生所參加的縣考、府考、院考等小試，[7]則多用題目瑣碎、不全的小題文——或簡稱爲「小題」，[8]今人對小題大多聞所未聞，反倒是其中的「截搭題」一類，以其出題割截過甚、牽連無理，清末成爲抨擊科舉的焦點，較爲人所知。

在筆者所見的八股文論著中，專書從較早的盧前 (1905-1951)《八股文小史》，到後來的曾伯華 (…1970-1976…)《八股文研究》、啓功 (1912-2005) 等人合撰的《說八股》、鄧雲鄉 (1924-1999)《清代八股文》，[9]皆沒有專論

---

[5] 關於今人研究八股文困難的原因，參筆者：〈毛奇齡「季跪小品制文引」析論——兼談「稗官野乘，悉爲制義新編」的意涵〉文中〈前言〉一節所述。《臺大中文學報》第 21 期（ 2004 年 12 月），頁 189 。

[6] 涂經詒撰、鄭邦鎮譯：〈從文學觀點論八股文〉，《中外文學》第 12 卷第 12 期（ 1984 年 5 月），頁 167 。

[7] 清・徐珂：《清稗類鈔》（ 二）（ 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 1984 年 10 月），頁 18 ，〈 考試類・童試〉條云：「直省士子之試於郡縣及提學，爲童子試，俗謂爲小考，或小試。」詳情可參商衍鎏：《清代科舉考試述錄》（ 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 1975 年，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》影印 1958 年北京三聯書店印本），頁 1-18 ，〈 童生之縣試、府試、院試〉一節。

[8] 羅時進：〈 八股文異名述論〉，《中國文學研究》 2004 年第 1 期（ 總第 72 期），頁 17 。言八股的異名有「帖括、程墨、行卷、房稿、社稿、窗稿、題文等，……題文是各種大題《四書》文或小題《四書》文的彙選」。按：文獻中只有「大題／小題」，或「大題文／小題文」之稱，並無獨用「題文」者。

[9] 盧前：《八股文小史》（ 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 1937 年 5 月）；曾伯華：《八股文研究》（ 臺北：文政出版社， 1970 年 11 月）；啓功等：《說八股》（ 北京：中華書局， 1994 年 7 月）；鄧雲鄉：《清代八股文》（ 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 1994 年 3 月）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小題的章節，僅偶或簡單提到。商衍鎏 (1875-1963)[10]《清代科舉考試述錄》、王凱符 (1934-)《八股文概說》、黃強 (1950-)《八股與明清文學論稿》著墨略多，[11] 多爲討論各式八股文題所道及。龔篤清《明代八股文史探》各有一節分論小題、截搭題，[12] 論述較爲豐富。與科舉、八股相關的期刊論文，偶有零星論述，特別是在抨擊八股取士時，最常集矢於截搭題之荒唐無理，然而專文僅見兩篇：一爲王惠泉〈清代科舉考試的截搭題〉，[13] 此文只有兩頁的篇幅，爲泛論的性質；一爲李光摩 (1969-)〈論截搭題〉，[14] 較爲專門。

由於從事八股研究的學者本就不多，成果有限，對小題也未曾進行較全面、深入的研究，以致一般學者、甚至是科舉、八股文專家所論，也常出現似是而非的錯誤，亟待澄清、辨證。譬如上述羅列的小題研究著作中，彼此就存在著不少的衝突，有些論述也值得商榷。筆者曾撰〈毛奇齡「季跪小品制文引」析論——兼談「稗官野乘，悉爲制義新編」的意涵〉，頗多涉及小題的論述，尤其著力於小題與小品的關係探討，然對小題的諸多問題，或有言之未詳者，故續撰此文加以說明。

小題可深究的問題相當多，限於篇幅，本文將焦點放在探討小題和截搭題的性質、論述其在科場中的作用、推論其產生的年代上，並辨析學者們相關說法的是非得失。

---

[10] 或定其生年爲「1874」，然商氏生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，其時已跨入1875年。

[11] 商衍鎏：《清代科舉考試述錄》，頁234-238，〈八股文之文題〉一節；王凱符：《八股文概說》（北京：中國和平出版社，1991年8月），頁38-43，〈五花八門的八股文題〉一節；黃強：《八股文與明清文學論稿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7月），頁8-23，〈八股文的文題〉一節。

[12] 龔篤清：《明代八股文史探》（長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9月），頁103-132。

[13] 王惠泉：〈清代科舉考試的截搭題〉，《紫禁城》（2001年第1期），頁19-20。

[14] 李光摩：〈論截搭題〉，《學術研究》（2006年第4期），頁130-134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二、大題、小題、截搭題

八股文依大、小題來分類，頗爲常見。如：黃越 (1653-1727) 有〈辛未房書大題商序〉、〈癸酉行書小題商序〉、〈甲戌房書大題商序〉、〈甲戌房書小題商序〉、〈丙子小題商序〉、〈庚辰房書大題商序〉、〈庚辰房書小題商序〉、〈癸未房書大題商序〉、〈癸未房書小題商序〉、〈丙戌房書小題商序〉；[15] 戴名世 (1653-1713) 有〈甲戌房書小題文序〉、〈有明歷朝小題文選序〉、〈九科大題文序〉、〈己卯行書小題序〉、〈庚辰小題文序〉；[16] 皆是昔日八股文依大、小題而分的例證。

而大、小題的區別何在呢？戴名世云：

> 且夫制舉業者，其體亦分爲二：曰大題，曰小題。小題者，場屋命題之所不及，而郡縣有司及督學使者之所以試童子者也。[17]

戴氏所言大題用於鄉、會試，小題用於小試的情形，至乾隆初年方有較大的轉變。《欽定學政全書》載：

> 乾隆三年議準，考試命題，固取發明義理，而亦以展拓才思，遇有人文最盛之區，若命題專取冠冕，士子蹈常襲故，或無從濬發巧思，間出截搭題，則旁見側出，亦足覘文心之變化。第必須意義聯屬，血脈貫通，若上下絕不相蒙，恣意穿鑿，割裂語氣，殊屬傷雅。嗣後學政出題，宜以明白正大爲主，即間出長短搭題，亦必求文義之關通，毋蹈割裂之陋習。[18]

學者或以此作爲小題、截搭題合法化的證明。然而，小試用小題，不勞清高宗

---

[15] 清・黃越：《退谷文集》（臺南：莊嚴文化事業公司，1997 年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影印清雍正五年〔1727〕光裕堂刻本），卷 7、8。

[16] 清・戴名世撰，王樹民編校：《戴名世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 年 2 月），卷 4。

[17] 清・戴名世：〈己卯行書小題序〉，《戴名世集》，卷 4，頁 110。

[18] 清・素爾訥等撰：《欽定學政全書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清乾隆三十九年〔1774〕武英殿刻本），卷 14，頁 4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(1711-1799) 特准，前此已被默許，至乾隆三年 (1738) 已施用百年以上（詳後），筆者以爲這段文獻整頓、規範的意義較大，爲防流弊，故提醒學政出題必求文義之關通，勿恣意穿鑿、蹈割裂之陋習。反倒是乾隆九年，在小題的發展上更具關鍵的意義。

乾隆九年 (1744) 高宗深惡科場擬題、懷挾之風，順天鄉試遂出不在士子預擬之中、「略冷」之小題以防倖獲，[19] 這是小題從小試躋身鄉、會試之始。王步青 (1672-1751) 曾云：

> 揣摩家言大題，每振振然矜之，而於小題若無足介意，謂是童子之業云爾。自甲子京兆試洎乙丑南宮欽命闈中題，迥出從前常擬之外，然後信《四書》上無小題，昔人故非謾語。[20]

按：順天鄉試及會試，第一場《四書》題例由欽命，[21] 王步青指出乾隆九年順天鄉試、十年會試的《四書》出題，與從前慣用大題者迥然有別。黃安濤 (1777-1847) 又云：「乾隆間，會試、鄉試題多用搭截及小題。」[22] 可見在乾隆九年後，鄉、會試中亦間用小題試士，亦無怪乎日後小題在科場中扮演的角色益形重要。

商衍鎏分述了小題各種割裂、不完整的題型：

---

[19] 清・王先謙：《東華續錄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清光緒十年〔 1884 〕王氏刻本），〈乾隆二十〉，頁 5 。

[20] 清・王步青：〈國朝小題匯覽序〉，《巳山先生文集》（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影印清乾隆敦復堂刻本），卷 4 ，頁 18-19 。

[21] 清・陳康祺：〈會試及順天鄉試欽命題目之始〉云：「國初凡鄉、會試三場，俱由主考出題。自順治十五年後，會試及順天鄉試頭場《四書》三題，由欽命密封，送內簾官刊印頒發。」清・陳康祺撰，張文玲點校：《郎潛紀聞四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 1984 年 3 月），卷 6 ，頁 113 。又，清・崑岡等奉敕撰：《欽定大清會典事例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 1976 年，影印清光緒二十五年〔 1899 〕刻本），卷 331 ，頁 3 。清康熙二十四年 (1685) 議準，嗣後會試及順天鄉試第一場《四書》題目，恭請欽定。同卷，頁 15 ，嘉慶四年議准，「順天鄉試、會試，頭場題目，俱由欽命」。

[22] 清・梁章鉅撰，陳居淵點校：《制義叢話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 2001 年 12 月），卷 22 ，頁 429 引述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若截上題，截下題，截上下題，承上題，冒下題，承上冒下題，半面題，上全下偏題，上偏下全題，上下俱偏題。並有一題而兼兩名，如截上兼下全，截下兼上全等。……以上皆屬於小題之類。又有截搭題，分長搭、短搭、有情搭、無情搭、隔章搭諸體，是為例外。[23]

商氏所論及各種題型，可參《八股文小史》所載截上、截下、結上、冒下、上偏下全、上全下偏……等諸小題的題例。[24] 商氏論小題之後，續言「又有截搭題」，兩者分論，易使人產生誤解，以為截搭題自外於小題，另成一類。其實截搭題本屬小題一種，徐文駒 (…1709-1712…) 嘗言「小題之類有七」，其一為「巧搭」，可證。[25] 另外，許多小題文選本，亦多錄截搭題，如彭定求 (1645-1719)《南畇小題文稿》[26] 收《論語》題〈君子人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〉顯為截搭題；李元度 (1821-1887) 選《小題正鵠初集》，[27] 收〈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〉、〈雖執鞭之士吾〉、〈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〉、〈知我者其　季孫〉諸文，卷前目次篇名下明標「截搭」。此皆可證截搭題屬小題的一種，商氏蓋因截搭題為小題中特別刁鑽難為者，故特別提出來討論。由以上諸例也可見小題題意之不完整，也因此，大雅之士，常批評小題割截經文，無關聖學，袁守定 (…1747…) 言：

若夫講求搭截，論說偏全，題既大裂經文，言則無關聖學，騁其所能，止如戲劇，所謂坐言起行者，果安在乎？未免與設科取士之意相逕庭矣。[28]

陳澧 (1810-1882) 亦痛責考官割裂經書出題，使「題不成題，文不成文」，是

[23] 商衍鎏：《清代科舉考試述錄》，頁 235 。

[24] 盧前：《八股文小史》，頁 14-18 。

[25] 清・徐文駒：〈歷科小題文遠家課序〉，《師經堂集》（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影印清康熙五十一年〔 1712 〕刻本），卷 4 ，頁 30 。

[26] 清・彭定求：《南畇小題文稿》（清光緒間刊本，臺北：臺灣大學圖書館藏）。

[27] 清・李元度選：《小題正鵠初集》（清光緒十一年〔 1885 〕崇文堂匡板，臺北：臺灣大學圖書館藏）。按：卷前有張鑅〈序〉，署「道光丁未」——二十七年 (1847) 。

[28] 清・袁守定：《時文蠡測》，附於《佔畢叢談》（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 1997 年，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影印清光緒十二年〔 1886 〕刻本），頁 16 ，第 40 則。按：《時文蠡測》卷首自序，署乾隆十二年 (1747)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「經學賊中之賊，文字妖中之妖也」。[29]

對於截搭題題目如何構成的論述，今人所言亦有歧異。觀曾伯華、楊紹旦所論、所舉截搭題之例，似題目文字不一定要有上下相連、前後的關係，可以任取不相干的句子拼湊，「乃東抄西襲，拼湊成文」者。[30] 王凱符亦云：

> 截搭題是指截取《四書》中某些語句中的個別詞語，搭配而成文題。……截搭題有有情截搭與無情截搭之分，有情截搭即詞語內容有內在聯繫。如「子曰：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於我老彭。」「子曰：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哉？」這是《論語・述而》中的兩章，如果文題截搭爲「述而不作，學而不厭」，這就是有情截搭，這類題目寫起來還較容易；如果截搭爲「述而不作，何有於我哉」則是無情截搭了。[31]

觀王氏所舉之例，其主張似同於曾、楊，認爲可任意截取，東拼西湊。而啓功則強調「截搭題絕大多數是截取相連的字句」。[32] 如此，則〈述而〉篇前二章可截搭爲「竊比於我老彭。子曰：默而識之」，但卻不能略去中間的文字，徑取「述而不作／學而不厭」以及「述而不作／何有於我哉」拼湊成題。兩種不同的見解，何者爲是？

筆者以爲啓功所言，較近乎事實。原因有二：其一，筆者所見小題文集所選截搭題，題目文字皆有上下相連、前後的關係。其二，清末親歷科舉者亦如是主張。如劉成禺 (1876 ，一作1877-1953 ，一作1952) 云：「有所謂截搭題者，就原文上句與下句，各截取數字，幾於不成句亦不成文。」[33] 鍾毓龍

---

[29] 清・陳澧：〈科場議一〉，《東塾集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清光緒十八年〔 1892 〕菊坡精舍刻本），卷 2 ，頁 12-13 。

[30] 曾伯華：《八股文研究》，頁 37-38 ；楊紹旦：《清代考選制度》（ 臺北：考選部， 1991 年 9 月），頁 642 。

[31] 王凱符：《八股文概說》，頁 42 。

[32] 《說八股》，頁 37 。

[33] 清・劉成禺撰、錢實甫點校：《世載堂雜憶》（ 北京：中華書局， 1997 年 12 月），頁 4 。按：點校本原署「劉禺生」撰，然陳玉堂編著：《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（全編增訂本）》（ 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 2005 年 1 月），頁 262 ，言劉成禺本名問堯，字禺生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(1880-？) 云：「『截搭題』者，取書中之一句，截去其上半，而又搭以下句之上半，故名『截搭』」。[34] 今觀《制藝叢話》卷二十三論破題處，曾言：或有用《學》、《庸》、《論》、《孟》每書的首句併作一題「大學之道／天命之謂性／學而時習之／孟子見梁惠王」令人做破題；又有以篇題湊成「爲政／八佾／里仁／公冶長」令人作破題者。[35] 但這兩個例子皆不足以作爲截搭題可以東拼西湊的證明，應如啓功所言，此乃「一種臨時測驗借用的題目」，[36] 藉以驗其破題的功力，而非科場出題之常態。因八股文貴尊題，重在破題，所謂「破題是箇小全篇」，「未作破題，文章由我；既作破題，我由文章」。[37] 由破題能力高下，即可窺知其八股寫作功力的深淺，是以觀乎文獻所載，有以考生姓名「趙時春」爲題，破曰：「姓冠百家之首，名居四序之先。」有以路旁「此屋出賣」四字爲題，破曰：「曠安宅而弗居，求善價而沽諸。」有以木匠「鋸板」爲題，破曰：「送往迎來，其所厚者薄矣。」有以「韭菜蠟燭」爲題，破曰：「淺綠深紅，夜雨同翦矣。」有以「子曰」之上區隔章與章間的圓圈爲題，破曰：「於聖人未言之先，渾然一太極矣。」[38] 各式各樣的題目，無奇不有，甚至不必出自經書。

清初魏禧 (1624-1681) 呼籲命題「毋割裂章句以巧文」，「毋褻而不經」，[39] 筆者前引商衍鎏、盧前等所論、所舉之例，如截上、截下、上偏下全、上全

---

[34] 鍾毓龍：《科場回憶錄》，收入於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輯：《文史資料精選》（一）（北京：中國文史出版社，1990 年 7 月），頁 302 。按：鍾、劉二人論截搭題，皆以上下兩句爲例，然截搭題中有「長搭題」一類，固不止於二句而已，詳後。

[35] 《制義叢話》，卷 23 ，頁 438-439 。

[36] 《說八股》，頁 37 。

[37] 清・劉熙載：〈經義概〉，《藝概》（臺北：金楓出版公司，1986 年 12 月），頁 225 。

[38] 前兩例見《制義叢話》，卷 23 ，頁 438 。後三例見小橫香室主人編纂：《清朝野史大觀》（下）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96 年 4 月），頁 25 。

[39] 清・魏禧：〈制科策中〉，清・魏禧撰、胡守仁等校點：《魏叔子文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 年 6 月），頁 184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下偏、截搭題等，實僅就小題題目呈現的「割裂」一端而論，另有一類「褻而不經」的小題，「如鑽穴、踰牆、殺雞、攘羊之類」，[40] 就算題目完整，而或因非出於聖賢之口，或因無冠冕大道理可闡發者，亦是小題之屬。黃越言小題：「或虛縮則半面也，或割截則磬折偃仰也；……忽而讒諛婉媚，則小人、女子也。」又分論大、小題的風格、性質，言：「大題如廟堂物色，垂紳正笏，端坐拱立，嚴整而不可犯也」，「小題則自王公貴人，下至山農野老、販夫牧豎，而無不繪也；自清廟明堂，以至水邊林下、擊劍扛鼎、雞鳴狗盜而無不繪也。」[41] 以讒諛婉媚之小人女子、山農野老、販夫牧豎、擊劍扛鼎、雞鳴狗盜者爲題，顚覆了「代聖立言」、明道闡聖的嚴肅，皆屬小題「褻而不經」一類。

縱使八股題目非出自聖賢之口，在代言處亦必須極力揣摹其口吻、心曲，「獶黠滑稽，便嬖騃豎，無所不效焉」。[42] 唐才常 (1867-1900) 因此質疑時文何來正人心的作用：

> 即其言出自王孫賈、陽貨之流，必益窮形盡相，曲摹宵人腑臟，以售其奸，而後目之曰佳文。則所爲端趨向、正人心者安在？[43]

袁枚 (1716-1798) 更言：「如作王孫賈，便極言媚竈之妙；作淳于髡、微生畝，便極詆孔孟之非。」[44] 舉所言微生畝一例以明之，《論語・憲問》：「微生畝謂孔子曰：『丘何爲是栖栖者與？無乃爲佞乎？』孔子曰：『非敢爲佞也，疾固也。』」題若出自微生畝語，則必須代微生畝發言，依此段文義，只能揣摩其口吻責孔子「佞」。紀昀 (1724-1805) 亦嘗言：「既以魔語命題，不

---

[40] 同前註，「褻而不經」句下魏禧自注。

[41] 清・黃越：〈甲戌房書小題商序〉，《退谷文集》，卷 7 ，頁 35 。

[42] 清・董杲：〈十二科小題觀略序〉，收入於《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・集部》（七），頁 229 。

[43] 清・唐才常：〈時文流毒中國論〉，《覺顚冥齋內言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清光緒二十四年〔 1898 〕長沙刻本），卷 4 ，頁 2 。

[44] 清・袁枚：〈答戴敬咸進士論時文〉，清・袁枚撰、清・胡光斗箋釋：《小倉山房尺牘箋釋》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 1978 年 7 月），卷 3 ，頁 3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得不隨之作魔語，譬如八股以『若是乎從者之廋也』命題，不得不肖或人口氣誣孟子門人作賊也。」[45]如此「極詆孔孟之非」，則不僅「褻而不經」，甚至有侮聖之嫌了。

王夫之 (1619-1692) 云：「逆惡頑夫語，覆載不容，而爲之引伸，心先喪矣。俗劣有司以命題試士，無行止措大因習爲之，備極凶悖。如〈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〉、〈謨蓋都君咸我績〉之類，何忍把筆長言？」[46]又指出：「萬曆後作小題文字，有諧謔失度，浮豔不雅者」，責周延儒 (1593-1643)「以一代典制文字引伸聖言者，而作〈豈不爾思〉、〈踰東家牆〉等淫穢之詞，其無所忌憚如此。」[47]周氏兩文今未見，以〈踰東家牆〉爲例，題目出自《孟子・告子下》：「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，則得妻；不摟，則不得妻，則將摟之乎？」依經文作〈踰東家牆〉文，不流於淫穢也難。錢泳 (1759-1844) 亦云：

> 吳門有某秀才者，狂放不羈，每以經文斷章取義，或涉穢褻語，作《四書》文，如「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」、「則慕少艾」、「男女居室」爲題，令人不能卒讀。[48]

---

[45] 清・梁章鉅撰、陳居淵點校：《試律叢話》（與《制義叢話》合刊），卷 2，頁 538，引紀昀《我法集》語。題見《孟子・盡心下》。

[46] 清・王夫之：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》，第 50 條，收入於《船山全書》(15)（長沙：嶽麓書社，1995 年 6 月），頁 867。前者見《論語・八佾》，有人質疑孔子不知禮；後者見《孟子・萬章上》，舜之弟象自言，策劃填井活埋舜皆爲己功。

[47] 同前註，第 48 條，頁 866。龔篤清曾據此批評：「王夫之因周之爲人而對其八股文，特別是對其最擅長，且最有特色的小題文全盤予以否定，從道義層面上說完全可以理解，但並不合事理。」文見《明代八股文史探》，頁 674。又見龔篤清：《八股文鑒賞》（長沙：嶽麓書社，2006 年 8 月），頁 293。按：王夫之曾盛讚湯顯祖等人的小題，對小題並無成見，此處亦非因周延儒風評不佳而對其小題全盤否定，但責其〈豈不爾思〉、〈踰東家牆〉兩文，流於「淫穢」。制藝爲掄才之文體、引伸聖言者，淪爲「諧謔失度，浮豔不雅」已難爲大雅接受，更何況「淫穢」！再參照下引錢泳之論，可見王夫之所評不失公允。

[48] 清・錢泳撰、張偉點校：《履園叢話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 年 12 月），卷 21，頁 550，〈笑柄・侮聖人之言〉。所引三題，俱出《孟子・萬章上》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作制藝而揣摩逆惡頑夫語，淪爲穢褻、不能卒讀，對照清高宗所云：「國家以經義取士，使多士由聖賢之言，體聖賢之心，正欲使之爲聖賢之徒。」[49] 其荒謬、與設科取士之本意背道而馳是顯而易見。

三、小題在科場中的作用

無論是出題割截不全，或「褻而不經」，皆是小題之屬，流於佻巧纖仄、甚至侮聖、淫穢，屢遭詬責。對小題的批評，明代中期丘濬 (1421-1495) 已發其端，曾亢言反對、指責考官「深求隱僻，強裁句讀，破碎經文」以致出題瑣碎。[50] 之後，大臣奏疏、朝廷下詔，常強調出題要明白正大，朝野對小題批評的聲浪，隨著小題在科場的角色加重而升高，尤其是清末到達最高峰，指責小題、截搭的言論，拈來即是。[51]

然而，小題本只見於小試之中，乾隆初年躋身進鄉、會試裏，清中葉後，尤其是清末，除大量小題選集充斥市面外，更有題爲「巧搭」、「搭截」者，連「無情巧搭」都有專集問世，[52] 可見其「盛況」之一斑。在諸多批評的聲浪中，何以小題始終存在，不但未被廢止，甚至愈演愈烈？這牽涉到小題在科場中的作用。

明末吳應箕 (1594-1645) 云：

> 夫春、秋二試，主司所命者，冀以盡見士子生平，故題主于理義之說爲

[49] 清・王先謙：《東華續錄》，〈乾隆十二〉，頁 15-16 。乾隆五年上諭。

[50] 明・丘濬：〈清入仕之路〉，《大學衍義補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 1983 年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，卷 9 ，頁 22 。

[51] 參下節所引述清末歐陽中鵠、楊深秀、康有爲等語。

[52] 如全寅初主編：《韓國所藏中國漢籍總目・集部》（首爾：學古房， 2005 年 5 月），頁 187-203 、 238 、 246 、 253 、 260 ，所著錄制藝的選集大多爲光緒年間刊本，小題文選有二十餘本，其中：《小搭徑寸珠》、《小搭珠華》、《小搭香豔》、《新選無情巧搭》、《新選搭截精華》、《長搭小典文彙》、《精選搭截奪標》、《增廣小搭珠華》，皆爲清光緒 11 年至 13 年左右所出版，由此可略窺清末小題、截搭題在科場中所佔的重要角色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> 多，而又有觸忌犯諱之慮，則非典雅明正者無取焉。于是書之為大題者，可數而知也。它如有司歲月之試，多截斷章句，謂可以見人倉卒之智，即以使雷同假託者技窮于無所施，而後其為別白也易。[53]

在這段話中，把小題的作用、產生及持續存在的原因，言簡意賅地做了交代，小題主要是爲了防止士子擬題、剽竊，以及讓考官評閱容易分出高下。

從經文有限的範圍出題，題目要正大，不吉者、有嫌忌者概不出題，考官或又喜擇冠冕、頌聖之語，造成士子擬題容易。李贄 (1527-1602) 教人應舉，言但「爛熟百篇時文，入場學一謄錄生繕寫」，[54] 即是教人背誦舊文、臨場抄襲。時文選本泛濫，提供士子背誦、抄襲取資，考官豈能遍察？沈德符 (1578-1642) 曾言萬曆二十三年 (1595) 會試第二名，「前場七藝，盡錄坊刻，自破承至結題，不易一字。坊間尋刻魁卷，亦不復改竄，其聲華亦頓減，房師大覺無色」。[55] 顧炎武也說：「今則務於捷得，不過於《四書》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，竊取他人之文記之。入場之日，鈔謄一過，便可僥倖中式。」[56] 錢大昕 (1728-1804) 亦云：「《四書》文行之四百餘年，場屋可出之題，士子早已預擬。每一榜出，鈔錄舊作，幸而雋者，蓋不少矣。」[57] 皆可證明抄襲、擬題的嚴重，以及考官的防不勝防。

科場擬題嚴重、懷挾之風盛行，讓清高宗深惡痛絕，乾隆九年諭：

> 近來士習不端，不惟文風未能振起，抑且懷挾作弊，行類穿窬，詭計百出，

---

53 明・吳應箕：〈四書小題文選序〉，《樓山堂集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清刻本），卷 17 ，頁 11-12 。

54 明・陳鍾璚：〈與友人〉，收入於清・周亮工評選：《賴古堂尺牘新鈔》（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 2000 年，《四庫禁燬叢刊》影印清康熙賴古堂刻本），卷 10 ，頁 9 。引述李贄言。

55 明・沈德符：〈科場・錄舊文〉，《萬曆野獲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 1997 年 10 月），卷 16 ，頁 424 。

56 清・顧炎武：〈三場〉，《原抄本日知錄》，卷 19 ，頁 475 。又可參頁 476-477 〈擬題〉一條。

57 清・錢大昕：〈科場〉，《十駕齋養新錄》，《嘉定錢大昕全集》（七）（杭州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 1997 年 12 月），卷 18 ，頁 498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竟有意想所不到者。朕早已聞知，屢行訓飭，今年順天鄉試，特遣親近大臣，嚴密稽查，頭場搜出夾帶二十一人。其《四書》三題，係朕親出，不過取其略冷，不在外間擬議之中，而場內多人遂爾閣筆，交白卷者六十八人，不完卷者三百二十九人，眞草違式及文不對題者二百七十六人。[58]

乾隆所「親出」之《四書》題，不過是「略冷」之小題，已有如此之效，更何況截搭！題目愈出愈瑣屑、偏僻、割截，正是爲了防止擬題、剽竊而生的對策。陳澧云：應試者「勦襲舊文，試官患之，乃割裂經書以出題。」[59] 割裂經書而成生題、難題，正如路德 (1784-1851) 所言：「凡剽竊伎倆，施之熟題易，施之生題難；施之寬平題易，施之虛小題則難」，而以小題割截方式出題，「一部四子書，離之、合之、參伍而錯綜之，其爲題也，不知幾萬億，雖有懷挾，弗能該也；雖有宿構，未必遇也。」[60] 較有效地避免擬題、懷挾、剽竊的情形產生。

在拙作〈明清科舉取士「重首場」現象的探討〉文中，筆者曾引述了不少明清諸人關於應試者衆、試卷多、閱卷時日迫促的論述，閱卷的沈重讓考官頻頻叫苦，亦有文獻可徵。不管是考官有意的懈怠敷衍，將時間浪擲在談笑應酬間，[61] 或是「精力偶憊，目懶終篇」，[62] 或是卷數浩繁、時間逼促，考官都不得不用最省力、最有效率的方式決定中式與否。如何方便閱卷、提升閱卷的效率，是考官要面對的重要課題。

---

58 清・王先謙：《東華續錄》，〈乾隆二十〉，頁 5 。所出《四書》題見清・法式善撰，張偉點校：《清秘述聞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 1997 年 12 月），卷 6 ，頁 170 。

59 清・陳澧：〈科場議一〉，《東塾集》，卷 2 ，頁 12 。

60 清・路德：〈仁在堂時藝辨序〉，《檉華館全集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清光緒七年〔 1881 〕解梁刻本），卷 2 ，頁 53 。

61 清・陸世儀：〈慎制舉〉，《甲申臆議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 1997 年，《叢書集成三編》影印《陸桴亭先生遺書》本），不分卷，頁 25 。指出晚明鄉、會試閱卷時，「中間酒席談笑，去其過半」。

62 清・施閏章：〈豫闈公約〉，《學餘堂外集》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，卷 2 ，頁 10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制藝不管在形式或是內容上都有嚴格的規範，體制上的限制極多，江國霖(…1838-1859…) 言制藝「持律如詩之嚴」，[63] 然吾人讀律詩，覺得篇篇都各具風貌，因爲律詩並不限制題材、內容。周之夔（1586-1645 後）云：「舉業之製，取裁經傳，正度胸臆，繩尺出入，不能以寸，非若詩文家可以隨紙伸縮，緣情感發，憑才創造，視事更端也。」[64] 道出制藝嚴格的規定，相較於一般詩文，有著寫作的束縛、取材的局限。張中行 (1909-2006) 亦指出：八股規範最嚴格，更甚詩詞，也最難作。[65] 所言不差，嚴格的體製，是一個篩子，把不合式的篩去，然皆符合程式的諸篇中，如何分出高低、決定中式否，頗爲困難。

陸燿 (1723-1785) 云：「詩賦策論雖均之不得眞才，而其人之好尙、學術，尙可因文以窺見一二，如賈誼與董仲舒自是兩種學問，姚、宋之詩與宋之問、沈佺期定是各樣筆墨。若今之時文，則人人孔孟，字字聖賢矣。」[66] 在「人人孔孟，字字聖賢」之下，要分別優劣誠屬不易，蔡獻臣（？-1641) 曾云：「古今惟知人最難，其次乃知文，舉業之於文，又其精者也，知之則尤難矣。」[67] 明清的考官，與今人相比，對八股文雖有較敏銳的直覺，但面對同一題目，一樣的形式義理、雷同的措辭，閱卷當然如清末何剛德 (1854-1936) 所云，容易「神昏目眩」，尤其是在卷數衆多的情形下，「以十餘日功夫，每人須看數百卷，統計之，即是數千藝，豈有不顚倒錯亂哉？」[68]

面對上述閱卷的困境，小題、截搭題提供了解決之道，一方面提高鑑別

63 清・江國霖：〈序〉，《制義叢話》，卷前，頁 5 。

64 明・周之夔：〈與董葱得論時文書〉，《棄草集》（揚州：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 1997 年，影印明崇禎刊本），卷 4 ，總頁 737 。

65 張中行：《閑話八股文》（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 1998 年 9 月），頁 3 、 75 。

66 清・陸燿：〈又與錢巽齋論文抄書〉，《切問齋集》（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影印清乾隆五十七年〔 1792 〕暉吉堂刻本），卷 4 ，頁 16 。

67 明・蔡獻臣：〈丁戊浙英錄序〉，《清白堂稿》（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影印明崇禎刻本），卷 4 ，頁 24 。

68 清・何剛德撰、張國寧點校：《春明夢錄》（太原：山西古籍出版社， 1997 年），頁 46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度，有效做出取捨，路德云：「試以難題，其文之眞僞，一覽即得」，高下立分。[69] 一方面可加快閱卷的速度，鍾毓龍云截搭題除可杜抄襲外，「閱卷亦較易，但觀其是否合法耳」，並以其應考時所出之截搭題〈咻之雖日撻〉[70] 說明如何「合法」：

> 蓋截搭題作法，爲「釣渡挽」三字。「釣」者，釣下。如此題前半說「咻之」二字處，必有「日撻」之字面或意義在其內，是曰「釣」。「挽」者，挽上。後半說「日撻」處，必有「咻之」之字面或意義在其內，是曰「挽」。渡者，過渡。「咻之」之後，如何而至於「日撻」也。觀此三處，而其優劣即可於一起講中定之。蓋一起講中，已須備此三法也。[71]

清末張商霖《雲路指南》言：「三場崙重首場，首場尤重首藝，……語云：『八行中式』，謂起講提比也。」[72] 考官只看前八行，固然是怠惰不可取，但若所出爲截搭等難題，如鍾毓龍所言，但觀其如何釣、渡、挽，「優劣即可於一起講中定之」，確實可從前八行中分出高下。

鄭獻甫 (1801-1872) 又云：

> 余嘗見有作「景公說」出至「畜君何尤」題者，前路弔「尤」字不得，弔「畜」字又不得，竟有不能下筆者。又嘗出「齊饑」至「是爲馮婦也」題，前路弔「馮」字不得，弔「婦」字又不得，竟有相率來問者。[73]

如此，或者連破題亦破不得、做不好，評閱試卷就更快了。齊如山(1875-1962)言清末小試閱卷：「場中看卷子，因爲卷子多，時間短，所以看的潦草的很，

---

69 清・路德：〈仁在堂時藝核序〉，《櫟華館全集》，卷 2 ，頁 66 。

70 題目截自《孟子・滕文公下》：「一齊人傅之，衆楚人咻之，雖日撻而求其齊也，不可得矣。」

71 鍾毓龍：《科場回憶錄》，《文史資料精選》（一），頁 302-303 。

72 徐一士：〈科場揣摩之書——《雲路指南》〉，《凌霄一士隨筆》（太原：山西古籍出版社， 1997 年），頁 240-241 。

73 清・鄭獻甫：《制藝雜話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 1975 年，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》影印清同治十年〔 1871 〕刊本），頁 10 。題分見《孟子・梁惠王下》、〈盡心下〉，亦爲截搭題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看頭一句不好，一定扔掉，就不看了，所以大家多說，卷子能看三行，便有進秀才之望。」[74] 這固然是步入黃昏的大清帝國奄奄一息，無力整頓，致令閱卷弊端叢生，而但看八行、前三行、頭一句以定優劣得失，亦因小試多出截搭等難題之故。

四、關於小題性質論述的辨證

今人對小題性質的論述不算多，但頗多紛歧，本節僅就最常見的歧異加以討論，以釐清其混淆。鎖定的三個主題分別是：小題題目字數是否一定很少？單句題是大題還是小題？小題篇幅是否趨於短小？

大、小題的命名，常招致「顧名思義」的誤解，以爲「大題題目長，小題題目短；大題字數多，小題字數少」。啓功嘗云題目「字數少的題，又稱『小題』，多句或全章的題稱爲『大題』」；[75] 吳承學云：

> 八股文題目有各種分類法，……就其長度而言，有長題、小題、單句題之分。「長題」是指題目較長者，自數十字至數百字不等，而「小題」則是指題目字數不足一句者。[76]

兩人不約而同的指出小題題目字數少。與此類似的另一爭議點是：單句題是小題還是大題？

單句題，或稱「一句題」，其歸屬諸人所論頗有出入。或將單句題歸爲「大題」，如商衍鎏言：

> 連章題（即兩章或三四章合題），全章題，數節題（即每章內之數節），一節題，數句題（即每章或每節內擇取數句），單句題，兩扇三四五扇題

[74] 齊如山：《中國的科名》，收入於《齊如山全集》（九）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79 年 12 月），頁 34。

[75] 《說八股》，頁 9。

[76] 吳承學：〈明代八股文〉，《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》（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00 年 9 月），頁 193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（即章節中之排句），以上皆屬於大題之類。[77]

田啓霖云：

其中大題包括連章題（即兩章或三四章合為一題）、全章題、數節題、一節題、數句題、單句題、兩扇三四五扇題（即章節中的排句），用於鄉試、會試。[78]

或將單句題歸爲小題，如李樹言大題是「以《四書》中的最少兩句或幾句、一節、幾節以至一章做試題」，特別強調大題「最少兩句」，而小題「多取《四書》中的一句或半句做試題」。[79]又，劉海峰 (1959-) 、李兵 (1971-) 以一字、一句之題歸諸小題：

所謂小題就只以《四書》中的一個字至一句命題的形式，如以《論語》中「子之所慎齊戰疾」[80]句中的「戰」字為題就是一字題。再如以《論語》中的「子曰：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」這一句話為題目的，也是小題。而大題就是用經書中的幾句話或一兩章、一節、數節、數句等所命的題，就是大題。[81]

然而，若題目依字數多寡、長短而分，與「長題」相對的應爲「短題」而非「小題」，而單句題應多屬「短題」。唐彪 (1644 ？- ？) 言幼童讀文入門，「皆宜讀一二句短題」，原因是：

長題未能領略，驟讀無益也。或疑小題讀之太多，不知單句題中，如「為政以德」、「約之以禮」、「修己以敬」之類，已是極大之題。[82]

---

77 商衍鎏：《清代科舉考試述錄》，頁 235 。

78 田啓霖：《八股文觀止》（長春：海南出版社， 1996 年 2 月），頁 1192 。

79 李樹：《中國科舉史話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 2004 年 1 月），頁 349 。

80 按：「齊」字當作「齋」，〈述而〉：「子之所愼：齋、戰、疾。」

81 劉海峰、李兵：《中國科舉史》（上海：東方出版中心， 2004 年 6 月），頁 314-315 。所舉例子「子曰：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」，是題意完整的大題，非小題。

82 清・唐彪：《父師善誘法》，清・唐彪輯撰、趙伯英、萬恆德選注：《家塾教學法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 1992 年 6 月），頁 32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據晚明吳應箕云：「文別之爲大、小題者何？曰：此以試分者也。」[83] 大、小題的命名，原本是因考題用於鄉、會試或用於小試之別，而見於鄉、會試者易，見於小試者難，所以「小題」又漸成爲截章斷句、隱僻瑣屑、刁鑽古怪等難題的代稱。大、小題本不以字數多寡、題目長短而分。唐彪云：「題之大小，不可以字句之多寡分也，有句多而題反小者，有句少而題反大者。」[84] 可以爲證。有此認識後，「小題題目字數是否一定很少？」「單句題是小題還是大題？」等問題並不難回答。

小題、大題之分，既然不全係於字數多寡、題目長短，則「單句題」不一定是小題也不一定是大題，但視其題目之難易、偏全、冠冕正大否，或爲大題或爲小題。崔學古言：「小題，有單句者，有雙句者。」[85] 可見單句、雙句皆可爲小題，如前引唐彪所言「爲政以德」、「約之以禮」、「修己以敬」等雖爲僅四字的單句題，但都有許多的素材和大道理可發揮，當爲大題。考察時文選本，呂留良 (1629-1683)《晚邨天蓋樓偶評》，[86] 此書版心題有「大題觀略」四字，知其爲大題文選，收錄了不少單句題；同爲呂留良所選評的《十二科小題觀略》，[87] 亦收錄了不少單句題。此亦可證單句題可以爲小題，也可以爲大題。是故學者所言小題是「字數少的題」、「指題目字數不足一句者」的說法並不準確。

張中行曾提到〈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 合下二節〉題，出自《論語・公冶長》，題目涵蓋「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」九個字加上以下二節的內容：

子曰：「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爲之宰也。不知其仁也。」

---

83 明・吳應箕：〈四書小題文選序〉，《樓山堂集》，卷 17 ，頁 11 。

84 清・唐彪：《父師善誘法》，頁 36 。

85 清・崔學古：《少學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 1989 年，《叢書集成續編》影印《檀几叢書二集》），頁 13 。張潮 (1650-1707) 爲《檀几叢書二集》輯者之一，疑崔學古爲明末清初人。

86 清・呂留良輯評：《晚邨天蓋樓偶評》（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影印清康熙刻本）。

87 清・呂留良輯評：《十二科小題觀略》（清康熙十二年〔 1673 〕石門呂氏天蓋樓刊本，臺北：國家圖書館藏）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「赤也何如？」子曰：「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。不知其仁也。」

共長達五十七字，張中行言此爲「截搭兼大題」，[88] 亦是受了「大題題目長，小題題目短；大題字數多，小題字數少」的誤解所干擾。「截搭兼大題」之說，實有矛盾，凡截搭題一定是小題，此題截搭題以其字數多，可名爲「長搭題」卻不可稱之爲「大題」。李光摩〈論截搭題〉文分四節，二、三節標題分別爲：〈截搭題中的小題〉、〈截搭題中的大題〉，並言截搭題「結合題目破碎程度與風神兩者考慮，又可分爲大題和小題」。[89] 誤同張中行，且對小題、大題的認識，以及小題和截搭題的從屬關係有所混淆。

「長搭題」之稱呼，於文獻有徵。崔學古云：「夫小題，……有截上、截下者，有短搭、長搭者」，後又論及小題中「長題」的作法，[90] 可見小題、截搭題本有長題存在。如康熙彭定求《南畇小題文稿》收所作〈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至南容三復白圭〉一文，[91] 題出自《論語・先進篇》的第二章至第五章：

（第二章）子曰：「從我於陳、蔡者，皆不及門也。」德行：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語：宰我、子貢。政事：冉有、季路。文學：子游、子夏。

（第三章）子曰：「回也，非助我者也！於吾言，無所不說。」

（第四章）子曰：「孝哉閔子騫！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。」

（第五章）南容三復白圭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此題橫跨數章，多達五十八字，題目乃截去第二章的頭、第五章的尾，搭湊而成，亦爲長搭題，既收在《南畇小題文稿》中，故當爲小題無疑。徐昆（1729-

88 張中行：〈《說八股》補微〉，收入於《張中行作品集》第六卷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7 年 6 月），頁 642。

89 李光摩：〈論截搭題〉，《學術研究》（2006 年第 4 期），頁 132。

90 清・崔學古：《少學》，頁 13。

91 《南畇小題文稿》，〈論語〉，頁 25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1799後）評選《眉園日課》，所選的〈然後知松　反而〉、〈曰有北宮黝　曰有〉、〈今夫地　於穆不已〉徐昆皆明註其爲「長搭題」。[92]其中〈曰有北宮黝　曰有〉一題，出自《孟子・公孫丑上》，字數達八百四十餘字，佔了〈公孫丑上〉約三分之一的篇幅。由上述諸例可見，小題題目字數雖常較大題少，尤其是小題中的「枯窘題」一類，常僅一、兩字，然而大小題之分並不全係於字數多寡、題目長短上。

上述學者的論述，常誤以爲「大題題目長，小題題目短；大題字數多，小題字數少」，這種不正確觀念的形成，除了對小題認識不足、誤會其命名由來，導致「顧名思義」外，亦與清末所刊刻傳世的小題文選本給人的印象有關。

時文風格趨新善變，與時推移，田雯(1635-1704)曾云：「一科之房書甫出，而前科之文已束高閣；一學使之試卷初頒，而前使者之文等諸唾涕。」[93]不斷推陳出新，迎合時好，由是之故，過時的選本終究難敵新科利器，除非是如同歸有光(1506-1571)等時文名家之作或名選，否則湮滅不存是共同的宿命。所以現今存世的時文選本，大多爲清末所選刻。而制藝發展到清末，出小題、截搭更爲習見，歐陽中鵠(1849-1911)之言可以爲證：「今日命題，多割截不成文理，狎侮聖賢，機械變詐，直爲孔、孟之罪人。」[94]楊深秀(1849-1898)亦言清末「各省歲科童試，縣考、府考、院考，多出截上截下、無情巧搭等題，割裂經文，瀆侮聖言」，「而各省沿用，毫不爲怪」。[95]因爲一般難

---

92 清・徐昆評選：《眉園日課》（影印清嘉慶八年〔1803〕刻本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藏），卷2，〈論法文選〉，頁55。

93 清・田雯：〈學政條約序〉，《古歡堂集》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，卷27，頁15。

94 清・歐陽中鵠：〈附歐陽中鵠批跋〉，收入於清・譚嗣同撰、蔡尚思等編：《譚嗣同全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1年1月），頁173。按：此文附於譚嗣同〈上歐陽中鵠書〉後，是針對譚文的批語。

95 清・楊深秀：〈請釐定文體摺〉，張元濟編：《戊戌六君子遺集・楊漪春侍御奏稿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86年，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編》），頁5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度的小題，已無法有效防止擬題、分別高下，所以小題愈出愈刁鑽、愈難。康有爲 (1858-1927) 曾自言六應童試見擯，受困於小題搭截文法中，並估計當時約有三百萬人處境與他相同，小題之難，使得「有人士終身未及作一大題，以發聖經大義者」，憤言：

> 若夫童試，惡習尤苛。斷剪經文，割截聖語。其小題有枯困縮腳之異，其搭題有截上截下之奇，其行文有鈎伏渡挽之法。譬如《中庸》「及其廣大草木生之」，則上去「及其廣」三字，下去「木生之」三字，但以「大草」二字爲題。如此之例，不可殫書，無理無情，以難學者。不止上侮聖言，試問：工之何益？而上自嘉、道，下迄同、光，舉國人士，伏案揣摩，皆不出此「大草」之文法也。[96]

類似這種「大草」之類、割截兼以枯窘、字數極少、極盡刁難之題目，清末較常出現。[97] 觀乎清初呂留良選評《十二科小題觀略》、彭定求《南畇小題文稿》、李沛霖（…1702…）選評《明文小題與巧集》[98] 等三書，所收的明代、清初小題文，長達二句、三句以上的題目，還頗爲習見。而筆者所見清末諸小題文選，如：劉清源（…1823…）著《蓬山小題選》、[99] 李元度選《小

---

[96] 清・康有爲：〈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摺〉，《戊戌奏稿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69 年，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》影印清宣統三年〔1911〕刊本），頁 5。

[97] 《制義叢話》，卷 22，頁 426-427，載鮑桂星督學中州，所出〈顧鴻〉、〈驅虎〉、〈及其廣大草〉、〈見牛〉、〈禮云玉〉、〈十尺湯〉、〈七十里子〉、〈穀與魚〉、〈下襲水〉、〈寶珠〉等題，過於割裂，士子作詩譏之。《清稗類抄》（二），頁 29，載光緒三年探花楊霽亦好割裂命題，所出如〈雷風〉、〈手衣〉、〈食不多〉、〈中不內〉等題，每至文義不通。此皆可作爲康氏痛斥童試出題尤苛之證。

[98] 清・李沛霖評選：《明文小題與巧集》（清廈門多文齋刊本，出版年代不詳。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藏）。李氏生卒年不詳，方苞 (1668-1749) 在〈吳宥函墓表〉曾言與李沛霖「交近」，兩人年代應相去不遠。清・方苞撰、劉季高點校：《方苞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 年），卷 12，頁 357。

[99] 清・劉清源撰：《蓬山小題選》（清同治十二年〔1873〕羣玉齋刊本，臺北：國家圖書館藏）。按：卷前同治十一年楊浚識語，言劉氏爲道光三年 (1823) 進士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題正鵠初集》、盧壽棋選編《青雲樓小題文》、[100]黃仁等編《小題屑瓊集初編》、[101]沈叔眉選刊《目耕齋小題》、清末不著編者的《小題》，[102]整體看來，題目字數皆明顯偏少，短句或一至四字題比例明顯提高。今人偶見清末的小題文選本，大多字數少、多枯窘題，又誤解小題之命名源起，由是之故，對小題的定義，有所偏差。

學者或言：

> 所謂「小題」，和標準的八股文不同，它不以闡發申論經義為要旨，而是通過單句形式，以短小的篇幅，敘說作者對生活的思考和品評。[103]

又有學者指出：小題文「短小精悍」，這是「小題文和小品文相通之處」。[104]又或在論述晚明小品時，言：「小文小說、小言、小題文與『小品』名稱不同，內質則一，可視作『小品』一詞的異稱。」[105]其實，上述所論亦皆源於對小題之名誤解，或將小題和小品文混為一談所致。[106]小題雖命題、作法和表現風格與晚明小品近似，但晚明小品在創作上有絕大的自由，也常見篇幅短小的現象，

---

[100] 清・盧壽棋編選：《青雲樓小題文》（清同治十一年〔1872〕俯拾軒刊袖珍本，臺北：國家圖書館藏）。

[101] 清・黃仁、潘衡齋編：《小題屑瓊集初編》（清光緒三年〔1877〕文德堂刊本，臺北：國家圖書館藏）。

[102] 清・不著編者：《小題》（清末照相製版印袖珍本，臺北：國家圖書館藏），原書共二十五本，國圖收藏二十三本。

[103] 兪曉紅：〈王思任序文說〉，《安慶師範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00 年第 1 期，頁 48。按：「單句」不見得是小題，前已辨；小題也是「標準的八股文」，內容絕非「敘說作者對生活的思考和品評」。

[104] 劉明今：〈王思任的小題文論〉，袁震宇、劉明今合撰：《中國文學批評通史——明代卷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 12 月），頁 538。

[105] 歐明俊：〈晚明人的「小品」觀〉，《文學遺產》1999 年第 5 期，頁 65。按：因小題文某些特色與晚明小品近似，或借用「小品」稱呼「小題」，但卻不宜倒過來把「小題」當作「小品」的異稱。

[106] 關於小題何以命名為「小品」，以及兩者之間的同異，筆者〈毛奇齡「季跪小品制文引」析論——兼談「稗官野乘，悉為制義新編」的意涵〉文中，有清楚的論述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但小題仍是八股文的一種類型，必須嚴守功令的種種限制。關於一篇制藝篇幅長短、字數多少，朝廷皆曾明白宣達。梁章鉅 (1775-1849) 曾概述制藝字數的變遷：

> 明初科舉成式，《四書》義每道二百字以上，經義每道三百字以上。我朝順治二年，定《四書》文每篇不得過五百五十字。康熙二十年，議五百五十字恐詞意不盡，若不限字恐又相沿冗長，嗣後限六百五十字。乾隆四十三始定鄉、會兩試及學臣取士，每篇俱以七百字爲率，違者不錄。長短得中，至今遵守，洵不可易之定式也。[107]

字數的限制爲「鄉、會兩試及學臣取士」[108] 一體適用的，故不管鄉、會試或小試，不管制藝爲大題、小題，皆必須恪守字數的規定，所以小題也不獨具篇幅短小的特色。

五、小題產生的年代

關於小題產生的年代，學者或云：「清朝中期以來，考官爲了不讓應考者猜中試題，以免取了背抄範文者，便在命題上想辦法。於是逐漸有了大題、小題之分。」[109] 或又言截搭題的命題方式「爲清朝科舉所獨有，它既不成文，更不成句，但自清中葉以來，在科舉考試中卻相沿成習，一直到清末廢除科舉才算銷聲匿跡」。[110] 觀乎本文引及的諸多晚明、清初的大、小題的文集序和論及小題和截搭的文獻，此不必多駁，亦知小題和截搭的產生，以及大、小題之分不致於晚到清中葉。

或又將截搭題的開端上推過遠，言始於北宋、南宋。推論的主要根據，乃

---

107 《制義叢話》，卷 1 ，頁 15 。

108 此語原見乾隆四十三年上諭，清・崑岡等奉敕撰：《欽定大清會典事例》，卷 332 ，頁 10 。

109 李樹：《中國科舉史話》，頁 349 。

110 王惠泉：〈清代科舉考試的截搭題〉，《紫禁城》（ 2001 年第 1 期），頁 19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本南宋嘉定十五年 (1222) 秘書郎何淡的上奏：「有司出題，強裂句讀，專務斷章，離絕旨意，破碎經文。望令革去舊習，使士子考注疏而辨異同，明綱領而識體要。」[111] 學者據此而斷言：「截搭是在北宋即已萌芽，在南宋即有相當存在，至明清已是見怪不怪了。」[112]「科舉時代場屋之出截搭題，南宋時已開其端。」[113] 類似的文獻更膾炙人口的是朱熹 (1130-1200)〈學校貢舉私議〉：「主司命題乂多爲新奇，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，於所當斷而反連之，於所當連而反斷之。大抵務欲無理可解、無說可通，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。其始蓋出於省試『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，儀刑文王』之一題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爲怪。及今數年，則無題不然，而人亦不之怪矣。」[114] 學者或引此作爲南宋有截搭題之證。[115]

實則朱熹、何淡兩筆文獻只足以說明南宋時亦有考官出難題以困窘士子，導致破碎經文的現象。所謂「小題」、「截搭題」，皆是八股文專屬的題型，其所以特別被提出討論，不僅因考官出題的刁難、不完整，還在於考生必須在嚴守八股功令的程式限制下，用釣、挽、渡的手法，嚴守題位，避免侵上、犯下諸弊等等，因此，不宜將朱熹、何淡所言的出題現象，和截搭題混爲一談，也不應將截搭題之開端上推至南宋、甚至北宋。

吳承學等主張明初就有截搭題：

---

111 元・脫脫等：《宋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 1997 年），卷 156 ，頁 3636 。文獻中「何淡」或作「何澹」，頁 3655〈校勘記〉以爲「淡」與「澹」通而訛，當作「何淡」。

112 李光摩：〈論截搭題〉，《學術研究》（ 2006 年第 4 期），頁 131 。

113 侯紹文：〈八股制藝興於宋〉，《唐宋考試制度史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 1973 年 7 月），頁 301 。頁 330 。又註十六中誤以爲何淡所奏是開禧年間事。

114 宋・朱熹：〈學校貢舉私議〉，宋・朱熹撰，郭齊、尹波點校：《朱熹集》（六）（成都：四川教育出版社， 1996 年 10 月），卷 19 ，頁 3639 。

115 賈輝銘、劉虹：〈八股文源流及其程式發展〉，《河北師範大學學報》（ 1991 年第 4 期），頁 19 言南宋：「由於科數迭加而《四書》文無可增，故爲出乎考生意料，『於其所當斷而反連之，於其所當連而反斷之』的『搭截題』也出現了。」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明代俞汝楫編《禮部志稿》卷七十一「出題禁割裂」已載天順三年就有人批評當時「考官出題多摘裂牽綴」之弊，可見明初也就有截搭題了。[116]

龔篤清又指出小題「始現於正統前後」，「截搭題至遲在明代天順年間即已出現」，「因爲早在天順年間，浙江溫州府永嘉縣教諭雍懋就指出，當時『考官出題，往往棄經任傳，甚至參以己意，名曰搭題。』」[117]

兩位學者或言明初、或言正統 (1436-1449) 、天順 (1457-1464) 年間已有小題、截搭題的說法，頗啓人疑竇，以下，僅就其推論的根據加以考察。

俞汝楫《禮部志稿》所載天順三年 (1459) 事如下：

天順三年，浙江溫州府永嘉縣教諭雍懋言：「朝廷每三年開科取士，考官出題多摘裂牽綴，舉人作文，亦少純實典雅。比者浙江鄉試，《春秋》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題，頭緒太多，及所鏤程文，乃太簡略而不華實。且《春秋》爲經，屬詞比事，變例無窮，考官出題，往往棄經任傳，甚至參以己意，名雖搭題，實則射覆，遂使素抱實學者，一時認題與考官相左，即被黜去。乞？自後考官出題，舉子作文，一惟明文是遵，有弗悛者罪之。」上善其言，命禮部議行。[118]

所言是《春秋》出題的諸多弊端，如：頭緒太多、棄經任傳、搭題等問題，《春秋》「搭題」與吾人所謂之「截搭題」並不相同。晚明李長庚 (…1602-1650…) 嘗謂習《春秋》有三難，其一爲：

國初經題仍宋經義，或出數題之大意中相近者、或相反者，聽各爲條答，而後乃以某傳某句搭題，或傳意影搭、或脫母搭、或取《左氏》搭、或取

[116] 吳承學、李光摩：〈八股四題〉，《文學評論》2004 年第 2 期（ 2004 年 3 月），頁 35 ，註 37 。又，黃俊官、黃明光：〈關於明代科舉考試試卷的探討〉，《玉林師範學院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（ 2002 年第 2 期），頁 49-50 論截搭題處，亦引雍懋所奏爲例。

[117] 龔篤清：《明代八股文史探》，頁 103 、 123 、 125 、 126 。又，龔篤清：《八股文鑒賞》，頁 54 ，亦強調小題「始現於正統前後」。

[118] 明・俞汝楫：《禮部志稿》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，卷 71 ，頁 22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各注疏搭，若射覆臆鉤。他經入闈，止慮文之不佳，《春秋》入闈，先慮題之不習。[119]

此種取傳、取注疏搭題的作法，原其產生之始，乃因：「《春秋》之文簡，又去其弒逆崩卒爲不祥，故不得不取傳，割裂而牽附之，以多其目，若射覆然，勞心殫智而無用。」[120]《春秋》經文有限，又加上部份經文「有經無傳」，經文中涉及弒逆崩卒等不祥語句，考官例不出題，因此，可出題的範圍益少。《春秋》合題淵源有自，然明代《春秋》出題最爲人所詬病者，不在於如以往合經文爲題，而在「合傳」。魏禧云：「《春秋》合題可乎？曰，或事反而理同，或理同義相表裏，于《四書》，于他經，則可擬而行也。合傳則不可。」[121] 明代《四書》、其它諸經，出題皆據經文，獨《春秋》或取傳、注疏搭題，也因此招來「棄經任傳」的批評。但這和截搭題並不相同，因此據以推論說明初、天順年間已有截搭題的說法，也不能成立。[122]

丘濬對小題的發展，有較明確的描述：

祖宗時其所試題目，皆取經書中大道理、大制度，關係人倫治道者，然後出以爲題。當時題目無甚多，故士子專用心於其大且要者，……近年以來，典文者設心欲窘舉子以所不知，用顯己能。其初場出經書題，往往深求隱僻，強截句讀，破碎經文，於所不當連而連，不當斷而斷，遂使學者無所據依，施功於所不必施之地，顧於綱領體要處，反忽略焉。以此初場

[119] 明・李長庚：〈春秋衡庫序〉，收入於《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・經部》（臺北：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印，1992 年 6 月），頁 338 。

[120] 清・魏禧：〈制科策下〉，《魏叔子文集》，頁 187 。

[121] 同前註。

[122] 黃強《八股文與明清文學論稿》亦指出雍懋所奏事「所言搭題乃《春秋》合題。……不可與一般意義上的截搭題相提並論」（頁 17 ），然而又強調《春秋》合題「對截搭題的產生有直接的影響」。李光摩〈論截搭題〉更言：「此種合題確實是截搭題的源頭。」（頁 131 ）筆者以爲兩者頗有不同，由章句成段的大題目，到短題、小題、截搭，自成一個演變的脈絡，說小題是截搭的源頭猶可，強調《春秋》合題的影響、是截搭題的源頭，筆者看法較爲保留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題目數倍於前，學者竭精神、窮日月有所不能給。……學憲臣之小試，其所至出題尤為瑣碎。[123]

這一段話提供了詳細、重要的線索，丘濬將今、昔作對照，從前出題明白正大，「近年以來」所指約在成化 (1465-1487) 年間、成化末年左右，[124]「深求隱僻，強裁句讀，破碎經文，於所不當連而連，不當斷而斷」，反映初場制藝出題在成化時題目趨難。又正德十年 (1515) 徐文溥言：「近日主司務為譎怪，命題摘掇一句二句，或割裂文義，或偏斷意旨，宜如成化初年以前，出題必章句成段，義理貫屬。」[125] 顧炎武 (1613-1682) 又指出：「天順以前，經義之文不過敷衍傳註，或對或散，初無定式。其單句題亦甚少。」[126]

綜合丘、徐、顧三人所述，我們可以推論，大約在天順、成化初年以前，出題都是章句成段、義理貫屬、攸關「大道理、大制度，關係人倫治道」的大題目。成化初年以後，開始有較多一、二句題；成化末年題目益加隱僻、瑣碎，丘濬所云「學憲臣之小試，其所至出題尤為瑣碎」的敘述，可說明成化之際，小試中出題已有漸趨小題的傾向。

李光縉 (1549-1623) 嘗歷數先前之小題名家：

先正諸君子以小題名家，如王守溪之嚴，唐荊川之精，錢鶴灘之奇，瞿昆湖之雅，張小越之鍊，諸理齋之逸，邵北虞之豪，茅鹿門之宕，諸作具

123 明・丘濬：〈清入仕之路〉，《大學衍義補》，卷 9 ，頁 22 。

124 龔篤清論證截搭題「至遲到英宗天順年間」已產生時，亦曾引丘濬此文為證，言「強裁句讀，破碎經文」等出題現象，「說的是天順年間之事」（《明代八股文史探》，頁 89-90 ）。按：丘濬此文前有言：「自洪武甲子定為三歲一開科，至是三十餘科矣。」點出寫作時間。洪武甲子為十七年 (1384) 後，以三歲開科為常，偶或有例外，若以三十科計則已至成化初年，以三十五科計則逼近成化末年，故所言不當為天順年間事。且清・紀昀等奉敕纂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 1989 年 1 月），卷 93 ，〈大學衍義補〉條，云丘濬此書於「孝宗初」——即弘治初年奏上；丘濬〈進《大學衍義補》表〉後署「成化二十三年」。

125 明・俞汝楫：《禮部志稿》，卷 71 ，頁 37 。

126 清・顧炎武：〈試文格式〉，《原抄本日知錄》，卷 19 ，頁 479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在，類以渾淪磅礴之氣，抒明白正大之辭，令人讀之，如聆鈞天，洋洋盈耳。[127]

王鏊 (1450-1524) 是成化年間舉人、進士，錢福 (1461-1504) 是弘治年間會元、狀元，唐順之 (1507-1560)、瞿景淳 (1507-1569)、茅坤 (1512-1602)、諸燮 (…1535…)、邵圭潔 (…1549…) 等則爲嘉靖年間進士、舉人，[128] 李光縉與諸人年代相去不遠，甚至頗有重疊，所言應相當可信。王思任 (1576-1646) 亦嘗云：「王、唐、瞿、薛，文章之法吏也，嘗樂爲小題。」[129] 所指爲時文四大名家：王鏊、唐順之、瞿景淳、薛應旂 (…1535-1554…)，[130] 再參前引丘濬之言，可推論在成化年間小題已見於小試，因此才有所謂的「小題名家」產生。晚明姚希孟 (1575 ？-1632 ？) 言己作小題乃擬議以成變化，對於成、弘、嘉、隆亦有所不盡取。[131] 毛奇齡 (1623-1716) 言及友人高介石遴選小題文，「歷搜夫成、弘、正、嘉、慶、歷、啓、禎諸遺文」。[132] 由諸人道及小題，常只言成、弘，而未及成化之前，似亦可證小題文自成化始。

但小題的蓬勃，不在成化。由明末張世偉 (…1612-1639…) 云：「蓋逸季間刻小題兩集矣，弘、正以來，靡不搜剔。」[133] 陳萬言 (1583-1621) 爲

127 明・李光縉：〈爽籟敘〉，《景璧集》（揚州：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 1996 年 4 月，影印明崇禎十年〔 1637 〕刊本），卷 7 ，頁 20-21 。

128 按：李光縉文中所言張小越即張元，生卒年不詳，疑與諸燮等人約略同時，故連言之。

129 明・王思任：〈吳觀察宦藁小題敘〉，《時文敘》，收入於《王季重雜著》（下）（臺北：偉文圖書出版公司， 1977 年 9 月），頁 7 。

130 薛應旂爲嘉靖十三年舉人、十四年會元，父薛卿 (1471-1547) 。

131 明・姚希孟：〈小題閏集自敘〉，《響玉集》（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影印明崇禎張叔籟等刻《清閟全集》本），卷 10 ，頁 51-52 。

132 清・毛奇齡：〈先正小題選序〉，《西河集》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，卷 57 ，頁 14 。按：「慶、曆」、「萬曆」，若引文因避諱而改，仍依所引古籍原書用「慶、歷」、「萬歷」。

133 明・張世偉：〈皇明宦稿序〉，《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》（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影印明崇禎十一年〔 1638 〕刻本），卷 5 ，頁 2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《澄觀堂小題選》作序，言此書原所收小題文，「自嘉、隆之季以迨今」，不下數千首。[134] 兩條資料或云收自弘、正，或言收自嘉、隆以來，且前引成化、弘治小題名家亦聊聊可數，透露出成化時期只爲肇始，非小題文的蓬勃期。由上述嘉靖小題名家之多，似小題在嘉靖已頗爲成熟，而隆慶、萬曆似又較嘉靖時期爲盛。王夫之曾盛讚晚明湯顯祖 (1550-1616)、趙南星 (1550-1627)、王思任、劉侗 (…1634…) 等人的小題之作，「以靈雋之思致，寫令生活」，[135] 其中，除劉侗在崇禎七年 (1634) 成進士外，湯、趙、王三人，皆爲萬曆朝中進士的時文名家。小題興盛的原因，一方面固然是文體自身發展的成熟，一方面也肇因於在小試中的角色益形重要。陸世儀 (1611-1672) 指出隆慶、萬曆時小試多爲小題：「慶、歷之際始競爲小題，或枯、或空、或縮腳，窮工極巧，務極其勝。」[136]「窮工極巧，務極其勝」可以說是「競爲小題」所促成的結果。

在晚明的文集中，可看到不少標出「大題」、「小題」的時文選本序，[137] 反映出當時在小試中更爲普遍的使用小題來考試童生，小題文選頗有市場，故選家、書商針對不同的需求，分別出版大、小題時文選本。其中，萬曆二十二年 (1549) 中舉，二十三年成進士的王思任，更以寫作小題聞名，湯顯祖曾作〈王

134 明・陳萬言：〈澄觀堂小題選序〉，《鈃園集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、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3 年，《中國古籍海外珍本叢刊・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彙刊》影印明天啓王起隆刻本），卷 8，頁 17。

135 清・王夫之：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》，第 49 條，收入於《船山全書》(15)，頁 867。

136 清・陸世儀：《思辨錄輯要》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，卷 5，頁 10。

137 如明・李光縉：〈大題方家文彀引〉、〈小題方家文彀引〉、〈大題稠適敘〉，分見《景璧集》，卷 7，頁 14-15、頁 16-17、頁 26-27。明・王思任：〈吳觀察宦藁小題敘〉、〈青蓮小品敘〉、〈小題砥柱敘〉、〈小題別眼敘〉、〈小題銳敘〉，《時文敘》，收入於《王季重雜著》（下）（臺北：偉文圖書出版公司，1977 年 9 月），頁 6-8、頁 18-19、頁 21-23、頁 29-30、頁 34-35。明・陳仁錫：〈玉稠山房大題選序〉、〈小題先範序〉，《陳太史無夢園初集》（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影印明崇禎六年〔1633〕張一鳴刻本），馬集三，頁 58、頁 81-82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季重小題文字序〉推重之，[138] 張岱 (1597-1685 ？) 言王思任成進士後，「士林學究，以至村塾頑童，無不口誦先生之文。《及幼》小題，直與錢鶴灘、湯海若爭坐位焉。」[139] 焦循 (1763-1820) 盛讚：「八股有小題，或枯窘、或游戲，如詩之詠物，宜出以古雅，令人解頤，明末王遂東最工於此。」[140]

從後人之評，可看到隆慶、萬曆時期的小題名家，贏得最多的肯定，此時期的小題佳作，也成爲後人學習的楷模。黃中堅（1649-1708 後）云：「余維帖括一道，日新月異，而小題家之變態爲尤甚，要其機法巧妙，至慶、歷諸公而無以加矣。邇年以來，選家論文，亦皆崇尚慶、歷。」[141] 黃越言若作小題能傳神、有神氣，則「人人皆慶、曆名手」。[142] 徐文駒最賞隆慶、萬曆之小題，言其有意靈、筆雋、氣古、句雅等四長，而無鈍、腐、弱、俚之失，[143] 推崇備至。

小題在有明一代的發展，已如上述。而筆者前既論截搭題既非明初已有，當始於何時呢？清末王家振 (…1896…) 云：

> 今科場《四書》文，有所謂搭題者，往往上下文絕不關涉，以爲新奇，不知始自何年。國史乾隆三十九年，四川頭場首題，「又日新康誥曰」六字，程景伊奏此題牽上連下，全無意義，考官因是罰俸，則爾時猶未通行可知也。[144]

---

[138] 明・湯顯祖：〈王季重小題文字序〉，明・湯顯祖撰、徐朔方箋校：《湯顯祖全集》（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99 年 1 月），頁 1134-1136 。

[139] 明・張岱：〈王謔菴先生傳〉，《瑯嬛文集》（臺北：淡江書局，1956 年 5 月），頁 132-135 。明・王思任：〈小題怡贈自序〉，明・王思任撰、李鳴選注：《王季重小品》（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社，1996 年 8 月），頁 219 ，自言曾編撰小題文集《及幼草》。

[140] 清・焦循：《易餘籥錄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67 年，《國學集要初編十種》影印清光緒十二年〔1886〕刻本），卷 16 ，頁 9-10 。

[141] 清・黃中堅：〈小題窓稿二集序〉，《蓄齋集》（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影印清康熙五十年〔1711〕棣華堂刻、五十三年增修本），卷 13 ，頁 11-12 。

[142] 清・黃越：〈甲戌房書小題商序〉，《退谷文集》，卷 7 ，頁 36 。

[143] 清・徐文駒：〈戊辰小題偶論〉，《師經堂集》，卷 9 ，頁 32 。

[144] 楊學爲主編：《中國考試史文獻集成・第六卷（清）》（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03 年 7 月），頁 267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言乾隆三十九年(1774)搭題尚未通行，實是對史料解釋錯誤。明代有許多的奏疏、上諭，一致強調出題要明白、冠冕正大、勿割裂，清代則略有不同。由於時代更晚，過往的制藝舊作更多，擬題也更嚴重，所以對於出題的規定、呼籲常在兩端擺盪，一方面強調出題正大，勿割裂小巧、牽連無理；一方面又強調勿出熟題、冠冕題，以防擬題、倖獲。考官必須要在兩者中尋得一個平衡點，「即欲杜抄襲之弊，避熟取新，亦必聯絡貫穿，勿背於理」。[145] 前述清高宗的上諭、作法，已公然接受了小題、截搭由小試滲透入鄉、會試中，然又恐流弊無窮，故諭令中再三申言出題「不顧文理，強爲湊合，非惟難核眞才，抑且大悖經義，非取士之道」。[146] 雖可「間出長短搭題」，但強調「必求文義之關通，毋蹈割裂之陋習」。[147] 可見考官受罰，並非出截搭之故，而是「又日新康誥曰」之題，過份割裂無理。

黃強據前引丘濬成化年間所言「初場出經書題，往往深求隱僻，強裁句讀，破碎經文」等語，言：「表明其時《五經》義考試已有後來稱之爲截搭題的文題，但主要用於『提學憲臣之小試』。」[148] 自明洪武十七年(1384)即規定鄉、會試初場試《四書》義三道、《五經》義四道，[149] 丘濬所言初場「經書題」是指《四書》題還是《五經》題？是否成化年間的小試中，已有《五經》義截搭題？

---

145 《欽定學政全書》，卷 14 ，頁 8 。

146 清・清高宗敕纂：《皇朝文獻通考》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，卷 51 ，頁 13 。乾隆二十五年（ 1760 ）諭旨。

147 《欽定學政全書》，卷 14 ，頁 4 。《制義叢話》引述這段文獻時，「間出長短搭題」作「間出長搭題」。《欽定學政全書》爲乾隆三十九年〔 1774 〕武英殿刻本，應較《制義叢話》可信。《八股文與明清文學論稿》據《制義叢話》之誤引申：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『間出長搭題』，即只可偶用之，而且不可是令人摸不著頭腦的短搭題。」（頁 19 ）申論恐誤。

148 《八股文與明清文學論稿》，頁 16 。

149 清・張廷玉等：《明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 1997 年），卷 70 ，頁 1694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《四庫》館臣言明代科考「以時文爲重，時文以《四書》爲重」，[150] 朱彝尊 (1629-1709) 亦言南宋《四書》地位之提升，至元代「則舍《五經》而專治《四書》矣。明代因之，學使者校士，以及府州縣試，專以《四書》發題，惟鄉、會試有經義四道，然亦先《四書》而後經。」[151] 朱彝尊所言是明代小考偏重《四書》的情形，清代亦復如此。因爲《四書》爲應試者所必考，也是考官、考生矚目所在，舊文衆多，擬題嚴重，考官只好在出題時益加刁難，使考生更難措手。截至清末，抨擊小題、截搭的文獻，往往牽連《四書》義而非《五經》義者，原因在此。[152] 是故，筆者以爲丘濬所指斥的「初場出經書題，往往深求隱僻，強裁句讀，破碎經文」等現象，指斥的應是《四書》義出題的流弊。考乾隆二十八年 (1763) 議准：

> 《書》藝以闡聖賢精蘊，而命題關係行文，即欲杜抄襲之弊，避熟取新，亦必聯絡貫穿，勿背於理，若上下不倫，綰合無理，流傳學校，殊非釐正文體之意。至府州縣均有童試之責，亦應一體飭禁。其坊間所刻，時尚巧搭選本，並飭地方官，查禁銷燬。[153]

「綰合無理」、「時尚巧搭選本」都是針對《四書》藝而發，章學誠 (1738-1801) 又云：「經義題多平易，則較《四書》文爲易之矣。」[154] 清中葉時的

---

[150]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卷 37 ，頁 14 ，〈四書人物考〉條。

[151] 清・朱彝尊：〈經書取士議〉，《曝書亭集》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，卷 60 ，頁 7 。

[152] 或以爲小題皆爲《四書》題、限從《四書》出題，亦誤。小題雖多爲《四書》題，然而《五經》文亦有小題，山東省圖書館藏有清代田雯《詩經大題》稿本，可證後來《五經》義亦有小題，故田雯之作，方特標「大題」以爲區別。又，明・徐光啓：《詩經傳稿》，《徐光啓著譯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， 1983 年影印清康熙年間徐氏淵源堂家刻本），第 18 、 19 册。收有徐氏所作〈一月三捷　日戒〉文，題出自〈小雅・采薇〉：「戎車既駕，四牡業業；豈敢定居，一月三捷。駕彼四牡，四牡騤騤；君子所依，小人所腓。四牡翼翼，象弭魚服；豈不日戒，玁狁孔棘。」顯爲截上截下之小題。

[153] 《欽定學政全書》，卷 14 ，頁 8 。

[154] 清・章學誠：〈清漳書院留別條訓〉，《章學誠遺書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 1985 年 8 月），頁 675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《五經》題，章學誠猶以「平易」狀之，則成化年間《五經》義已不平易，恐不然。前引學者據雍懋所奏鄉試《春秋》出題事，斷言天順時《春秋》義已出截搭題的論述，亦欠說服力。

筆者既不認同天順、成化年間已有截搭題的說法，那截搭題應產生於何時？

截搭題的產生和小題的鼎盛，應是息息相關的，當考試習見小題後，考生也練就出一套應付的辦法，所謂「制愈更而趨時好者應之速，法方變而爭捷徑者術彌工」，[155]所以考官只好出更難的截搭題。考明末清初陸世儀曾抨擊隆慶、萬曆時童試競爲小題，「止取儇慧，不顧義理，不知祖宗取士之意何在」，有違以經義取士的本意，以致於：

> 慶、歷之末，人尚虛誇，士習大壞，亦是世代一大升降處。至後而又變爲巧搭，破壞聖經，割裂文義，害義傷教，莫此爲甚。後生小子都教壞心術，而不知者尤以爲巧。有司以之衡文，督學以之課士，習久成俗，漫然不知，甚可歎也。[156]

陸氏先言「慶、歷之末」，續言「至後而又變爲巧搭」。所謂「至後」，觀其文義，應在萬曆年間左右。可與以下王夫之所言互參：

> 橫截數語乃至數十語，不顧問答條理；甚則割裂上章，連下章極不相蒙之文，但取字迹相似者以命題，謂之「巧搭」，萬曆以前無此文字。[157]

據這兩筆資料，筆者推論截搭題應在萬曆年間小題盛行時順勢而生。

---

155 清・王先謙：《東華續錄》，〈乾隆二四〉，頁 12 。乾隆十一年大學士張廷玉等奏覆編修楊述曾稱科舉之弊語。

156 清・陸世儀：《思辨錄輯要》，卷 5 ，頁 10 。

157 清・王夫之：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》，第 51 條，收入於《船山全書》(15)，頁 868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六、結　　論

由於以往學者對八股文研究不足，對小題尤其陌生，既有的零星論述，亦多衝突、紛歧，故必須立足於以往的文獻上重加探究。本論文重點在於辨析小題和截搭題的性質、作用、產生的原因、產生的年代，並釐清學者們相關說法的是非得失。

八股文常依大、小題而分，大、小題的命名，原出於考題用於鄉、會試或用於小試之別。而題見於鄉、會試者易，見於小試者難，所以小題又漸成爲截章斷句、隱僻瑣屑、刁鑽古怪等難題的代稱。小題大概可分成兩類，一爲題目割截、不完整者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截搭題。科考所用截搭題，題目文字皆有上下相連、前後的關係，非可東抄西襲，拼湊成文。一爲「褻而不經」者，題雖完整，然意義不能冠冕正大，甚至詆毀孔孟、流於淫穢。兩者都因違背制藝乃爲闡聖明道的本意，而爲大雅所抨擊。然而，批評小題聲浪雖不曾停歇，小題不但始終未廢止，且在科考中的角色益加重要，主要是因小題在防止士子擬題、剽竊，以及提升考官閱卷速度、鑑別文章高下等方面，有明顯的效果。

大、小題的名稱，常招致今人「顧名思義」的誤解，以爲「大題題目長，小題題目短；大題字數多，小題字數少」，又常誤以爲小題篇幅短小。或將單句題歸爲大題，或歸爲小題，莫衷一是。筆者分析誤解的原因，並重申大、小題的命名，原本是考題用於鄉、會試或用於小試之別。題之大、小，本不全係於字句多寡，但視其偏全、難易、冠冕否，因此，單句題可被歸爲大題，也可被歸爲小題；大題可短至四字、一句，小題也可長達數十、數百字。而制藝篇幅的長短、字數多少，必須恪遵功令規定，字數的限制不管是小試或鄉、會試，不管是大題或小題，都是一體適用的。所以，小題並不獨具篇幅短小的特色。

小題和截搭題產生的年代，或以爲晚到清朝、清中葉；或又將截搭題的開端上推過遠，言肇始於北宋、南宋。或言明初就有截搭題；或言小題始現於正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統前後，截搭題則至遲在明代天順年間已出現；或言成化年間的小試中，《五經》義已有截搭題……，可謂衆說紛紜。

筆者據文獻推論，天順、成化初年以前較多大題目，成化初年以後有較多一、二句題出現，題目益加隱僻、瑣碎，在成化之際，小試出題已有漸趨小題的傾向。因此，成化、弘治時「小題名家」開始出現，嘉靖時小題名家更多。小題當在萬曆時臻於極盛，競爲小題而達到窮工極巧，這時期的小題名家、名作，贏得最多的肯定。現存晚明文集中，也可看到不少小題文集序，反映出晚明小題的盛行和市場的需求。而截搭題是小題中較難的，應是一般難度的小題題型，無法有效防止擬題、抄襲之弊，考官只好愈出愈難。所以，截搭題的產生當晚於一般小題。從相關文獻看來，筆者推論，截搭題當產生於萬曆年間小題極盛時。

附記：本文初稿，感謝兩位評審推薦並惠賜寶貴建議，使筆者得據高見裨補拙文闕漏。

（責任校對：陳秋宏）

引用書目

一、傳統文獻

朱　熹撰，郭　齊、尹　波點校：《朱熹集》（成都：四川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10月）。

脫　脫等：《宋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。

丘　濬：《大學衍義補》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。

李光縉：《景璧集》（揚州：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96年4月，影印明崇禎十年〔1637〕刊本）。

湯顯祖撰、徐朔方箋校：《湯顯祖全集》（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1月）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姚希孟：《響玉集》（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影印明崇禎張叔籟等刻《清閟全集》本）。

王思任：《王季重雜著》（臺北：偉文圖書出版公司，1977 年9 月）。

王思任撰、李　鳴選注：《王季重小品》（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社，1996 年8 月）。

沈德符：《萬曆野獲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 年10 月）。

蔡獻臣：《清白堂稿》（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影印明崇禎刻本）。

徐光啓：《詩經傳稿》，《徐光啓著譯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，1983 年影印清康熙年間徐氏淵源堂家刻本），第18 、19 册。

張世偉：《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》（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影印明崇禎十一年〔1638〕刻本）。

陳仁錫：《陳太史無夢園初集》（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影印明崇禎六年〔1633〕張一鳴刻本）。

陳萬言：《鈃園集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、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3 年，影印明天啓王起隆刻本）。

俞汝楫：《禮部志稿》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。

周之夔：《棄草集》（揚州：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97 年，影印明崇禎刊本）。

吳應箕：《樓山堂集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清刻本）。

張　岱：《瑯嬛文集》（臺北：淡江書局，1956 年5 月）。

黃宗羲撰、沈善洪主編：《黃宗羲全集（增訂版）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5 年1 月）。

陸世儀：《制科議》、《甲申臆議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97 年，影印《陸桴亭先生遺書》本）。

陸世儀：《思辨錄輯要》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。

周亮工評選：《賴古堂尺牘新鈔》（《四庫禁燬叢刊》影印清康熙賴古堂刻本）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顧炎武：《原抄本日知錄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9年4月）。
施閏章：《學餘堂外集》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。
王夫之：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》，收入於《船山全書》（15）（長沙：嶽麓書社，1995年6月）。
毛奇齡：《西河集》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。
魏　禧撰、胡守仁等校點：《魏叔子文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年6月）。
崔學古：《少學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9年，《叢書集成續編》影印《檀几叢書二集》本）。
呂留良輯評：《晚邨天蓋樓偶評》（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影印清康熙刻本）。
呂留良輯評：《十二科小題觀略》（清康熙十二年〔1673〕石門呂氏天蓋樓刊本，臺北：國家圖書館藏）。
朱彝尊：《曝書亭集》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。
田　雯：《古歡堂集》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。
唐　彪輯撰，趙伯英、萬恆德選注：《家塾教學法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2年6月）。
彭定求：《南畇小題文稿》（清光緒間刊本，臺北：臺灣大學圖書館藏）。
黃中堅：《蓄齋集》（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影印清康熙五十年〔1711〕棣華堂刻、五十三年增修本）。
黃　越：《退谷文集》（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影印清雍正五年〔1727〕光裕堂刻本）。
戴名世撰、王樹民編校：《戴名世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2月）。
李沛霖評選：《明文小題與巧集》（清廈門多文齋刊本，出版年代不詳。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藏）。
方　苞撰、劉季高點校：《方苞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）。
張廷玉等：《明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。
王步青：《巳山先生文集》（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影印清乾隆敦復堂刻本）。
徐文駒：《師經堂集》（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影印清康熙五十一年〔1712〕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刻本）。
素爾訥等撰：《欽定學政全書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清乾隆三十九年〔1774〕武英殿刻本）。
袁守定：《佔畢叢談》（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影印清光緒十二年〔1886〕刻本）。
清高宗敕纂：《皇朝文獻通考》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。
袁　枚撰、胡光斗箋釋：《小倉山房尺牘箋釋》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78年7月）。
陸　燿：《切問齋集》（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影印清乾隆五十七年〔1792〕暉吉堂刻本）。
紀　昀等奉敕纂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9年1月）。
錢大昕：《嘉定錢大昕全集》（杭州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12月）。
徐　昆評選：《眉園日課》（影印清嘉慶八年〔1803〕刻本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藏）。
章學誠：《章學誠遺書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5年8月）。
錢　泳撰、張 偉點校：《履園叢話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12月）。
焦　循：《易餘籥錄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67年，《國學集要初編十種》影印清光緒十二年〔1886〕刻本）。
法式善撰、張　偉點校：《清秘述聞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12月）。
梁章鉅撰、陳居淵點校：《制義叢話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2001年12月）。
路　德：《槤華館全集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清光緒七年〔1881〕解梁刻本）。
劉清源：《蓬山小題選》（清同治十二年〔1873〕羣玉齋刊本，臺北：國家圖書館藏）。
杜受田等修、英　匯等纂：《欽定科場條例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清咸豐二年〔1852〕刻本）。
鄭獻甫：《制藝雜話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75年，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續編》影印清同治十年〔1871〕刊本）。
陳　澧：《東塾集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清光緒十八年〔1892〕菊坡精舍刻本）。
劉熙載：《藝概》（臺北：金楓出版公司，1986年12月）。
龍文彬：《明會要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11月）。
李元度選：《小題正鵠初集》（清光緒十一年〔1885〕崇文堂匡板，臺北：臺灣大學圖書館藏）。
崑　岡等奉敕撰：《欽定大清會典事例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76年，影印清光緒二十五年〔1899〕刻本）。
盧壽棋編選：《青雲樓小題文》（清同治十一年〔1872〕俯拾軒刊袖珍本，臺北：國家圖書館藏）。
黃　仁、潘衡齋編：《小題屑瓊集初編》（清光緒三年〔1877〕文德堂刊本，臺北：國家圖書館藏）。
陳康祺撰、張文玲點校：《郎潛紀聞四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年3月）。
王先謙：《東華續錄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清光緒十年〔1884〕王氏刻本）。
沈叔眉選刊：《目耕齋小題》（清光緒十四年〔1888〕據寶華堂藏本重刊本，臺北：臺灣大學圖書館藏）。
楊深秀撰、張元濟編：《戊戌六君子遺集・楊漪春侍御奏稿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86年，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編》）。
何剛德撰、張國寧點校：《春明夢錄》（太原：山西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）。
不著編者：《小題》（清末照相製版印袖珍本，臺北：國家圖書館藏）。
康有爲撰、麥仲華輯：《戊戌奏稿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清宣統三年〔1911〕刊本）。
譚嗣同撰、蔡尚思等編：《譚嗣同全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1年1月）。
唐才常：《覺顛冥齋內言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清光緒二十四年〔1898〕長沙刻本）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徐　珂：《清稗類鈔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4年10月）。
商衍鎏：《清代科舉考試述錄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75年，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》影印1958年北京三聯書店印本）。
齊如山：《中國的科名》，收入於《齊如山全集》（九）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79年12月）。
劉成禺撰、錢實甫點校：《世載堂雜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12月）。
鍾毓龍：《科場回憶錄》，收入於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輯：《文史資料精選》(一)（北京：中國文史出版社，1990年7月），頁294-329。
徐一士：《凌霄一士隨筆》（太原：山西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）。

二、近人論著

小橫香室主人編纂：《清朝野史大觀》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96年4月）。
王凱符：《八股文概說》（北京：中國和平出版社，1991年8月）。
王惠泉：〈清代科舉考試的截搭題〉，《紫禁城》2001年第1期，頁19-20。
田啓霖編：《八股文觀止》（長春：海南出版社，1996年2月）。
全寅初主編：《韓國所藏中國漢籍總目》（首爾：學古房，2005年5月）。
李　樹：《中國科舉史話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4年1月）。
李光摩：〈論截搭題〉，《學術研究》2006年第4期，頁130-134。
吳承學：〈明代八股文〉，《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》（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9月），頁174-251。
吳承學、李光摩：〈八股四題〉，《文學評論》2004年第2期，頁27-36。
侯紹文：《唐宋考試制度史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3年7月）。
侯美珍：〈毛奇齡「季跪小品制文引」析論——兼談「稗官野乘，悉爲制義新編」的意涵〉，《臺大中文學報》第21期（2004年12月），頁185-214。
侯美珍：〈明清科舉取士「重首場」現象的探討〉，《臺大中文學報》第23期（2005年12月），頁277-322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俞曉紅：〈王思任序文說〉，《安慶師範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00 年第1 期，頁47-51 。

涂經詒撰、鄭邦鎮譯：〈從文學觀點論八股文〉，《中外文學》第12 卷第12 期（ 1984 年5 月），頁167-180 。

袁震宇、劉明今合撰：《中國文學批評通史——明代卷》（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12 月）。

啓　功等：《說八股》（ 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4 年7 月）。

張中行：〈《說八股》補微〉，收入於《張中行作品集》（ 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7 年6 月），頁639-651 。

張中行：《閑話八股文》（ 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8 年9 月）。

陳玉堂編著：《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（全編增訂本）》（ 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5 年1 月）。

國立中央圖書館編：《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・經部》（ 臺北：國立中央圖書館，1992 年6 月）。

國立中央圖書館編：《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・集部》（ 臺北：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印，1994 年4 月）。

曾伯華：《八股文研究》（ 臺北：文政出版社，1970 年11 月）。

黃俊官、黃明光：〈關於明代科舉考試試卷的探討〉，《玉林師範學院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2002 年第2 期，頁47-51 。

黃　強：《八股文與明清文學論稿》（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 年7 月）。

賈輝銘、劉　虹：〈八股文源流及其程式發展〉，《河北師範大學學報》1991 年第4 期，頁17-22 。

楊學爲主編：《中國考試史文獻集成・第六卷（清）》（ 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03 年7 月）。

鄧雲鄉：《清代八股文》（ 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1994 年3 月）。

劉海峰、李　兵：《中國科舉史》（ 上海：東方出版中心，2004 年6 月）。

歐明俊：〈晚明人的「小品」觀〉，《文學遺產》1999 年第5 期，頁63-71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盧　前：《八股文小史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7年5月）。

羅時進：〈八股文異名述論〉，《中國文學研究》2004年第1期（總第72期），頁15-17。

龔篤清：《明代八股文史探》（長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9月）。

龔篤清：《八股文鑒賞》（長沙：嶽麓書社，2006年8月）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